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

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，因叫進小廝，問道：「你聽見你大爺說，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？」小廝道：「小的也沒聽真切。那一日，大爺告訴二爺說——」說著，回頭看了一看，見無人，纔說道：「大爺說，自從家裡鬧的忒利害，大爺也沒心腸了，所以要南邊置貨去。這日想著約一個人同行，這人在僑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，大爺找他去了。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菡帶著些小戲子進城，大爺同他在個舖子裡吃飯喝酒。因為這當槽兒的儘著拿眼瞞蔣玉函，大爺就有了氣了，後來蔣玉函走了。第二天，大爺就請找的那個人喝酒。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，叫那當槽兒的換酒，那當槽兒的來遲了，大爺就罵起來了。那個人不依，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。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，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。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，一下子就冒了血了，躺在地下。頭裡還罵，後頭就不言語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怎麼也沒人勸勸嗎？」那小廝道：「這個沒聽見大爺說，小的不敢妄言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先去歇歇罷。」小廝答應出來。這裡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，託王夫人轉求賈政。賈政問了前後，也只好含糊應了。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，看他本縣怎麼批了，再作道理。

這裡薛姨媽又在當舖裡兌了銀子，叫小廝趕著去了。三日後果有回信，薛姨媽接著了，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，連忙過來看了。只見書上寫道：

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。哥哥在監，也不大吃苦，請太太放心。獨是這裡的人很刁，屍親見證都不依，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著他們。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，幸找著一個好先生，許他銀子，纔討個主意：說是須得拉扯著同哥哥喝酒的吳良，弄人保出他來，許他銀兩，叫他撕擄。他若不依，便說張三是他打死，明推在異鄉人身上。他吃不住，就好辦了。我依著他，果然吳良出來。現在買囑屍親見證，又做了一張呈子，前日遞的，今日批來，請看呈底便知。

因又念呈底道：

「具呈人某。呈為兄遭飛禍，代伸冤抑事。竊生胞兄薛蟠，本藉南京，寄寓西京，於某年月日，備本往南貿易。去未數日，家奴送信回家，說遭人命，生即奔憲治，知兄誤傷張姓。及至因圍，據兄泣告，實與張姓素不相認，並無仇隙。偶因換酒角口，生兄將酒潑地，恰值張三低頭拾物，一時失手，酒碗誤碰額門身死。蒙恩拘訊，兄懼受刑，承認鬥毆致死。仰蒙憲天仁慈，知有冤抑，尚未定案。生兄在禁，具呈訴辯，有干例禁；生念手足，冒死代呈。伏乞憲慈恩准，提證質訊，開恩莫大，生等舉家仰戴鴻仁，永無無既矣！激切上呈。」批的是：「屍場檢驗，證據確鑿。且並未用刑，爾兄自認鬥殺，招供在案。今爾遠來，並非目睹，何得捏詞妄控？理應治罪，姑念為兄情切，且恕。不准。」

薛姨媽聽到那裡，說道：「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！這怎麼好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二哥的書還沒看完，後面還有呢。」因又念道：「有要緊的，問來使便知。」薛姨媽便問來人。因說道：「縣裡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，須得在京裡謀幹得大情，再送一分大禮，還可以覆審，從輕定案。太太此時必得快辦，再遲了就怕大爺受苦了。」

薛姨媽聽了，叫小廝自去，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，懇求賈政。賈政只肯託人與知縣說情，不肯提及銀物。薛姨媽恐不中用，求鳳姐與賈璉說了，花上幾千銀子，纔把知縣買通，薛蝌那裡也便弄通了。然後知縣掛牌坐堂，傳齊了一干鄰保、證見、屍親人等，監裡提出薛蟠，刑房書吏俱一點名。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，又叫屍親張王氏並屍叔張二問話。

張王氏哭稟：「小的的男人是張大，南鄉裡住，□八年頭裡死了。大兒子、二兒子，也都死了。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，叫張三，今年二□三歲，還沒有娶女人呢。為小人家裡窮，沒得養活，在李家店裡做當槽兒的。那一天晌午，李家店裡打發人來叫俺，說：『你兒子叫人打死了。』——我的青天老爺！小的就嚇死了！跑到那裡，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，問他話也說不出來，不多一會兒就死了，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拼命！」眾衙役吆喝一聲，張王氏便磕頭道：「求青天老爺伸冤！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。」

知縣便叫下去，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：「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？」那李二回道：「不是傭工，是做當槽兒的。」知縣道：「那日屍場上，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，你親眼見的麼？」李二說道：「小的在櫃上，聽見說客房裡要酒，不多一回，便聽見說，『不好了，打傷了！』小的跑進去，只見張三躺在地下，也不能言語。小的便喊稟地保，一面報他母親去了。他們到底怎樣打的，實在不知道，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。」知縣喝道：「初審口供，你是親見的，怎麼如今說沒有見？」李二道：「小的前日嚇昏了亂說。」

衙役又吆喝了一聲，知縣便叫吳良問道：「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？薛蟠怎麼打的，據實供來！」吳良說：「小的那日在家，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。他嫌酒不好，要換，張三不肯。薛大爺生氣，把酒向他臉上潑去，不曉得怎麼樣，就碰在那腦袋上了。這是親眼見的。」知縣道：「胡說！前日屍場上，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，你說你親眼見的，怎麼今日的供不對？掌嘴！」衙役答應著要打。吳良求著說：「薛蟠實沒有和張三打架，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。求老爺問薛蟠，便是恩典了！」

知縣叫上薛蟠，問道：「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？畢竟是如何死的？實供上來！」薛蟠道：「求太老爺開恩！小的實沒有打他，為他不肯換酒，故拿酒潑地。不想一時失手，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。小的即忙掩他的血，那裡知道再掩不住，血淌多了，過一回就死了。前日屍場上，怕太老爺要打，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。只求太老爺開恩！」知縣便喝道：「好個糊塗東西！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，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，纔砸的，今日又供是失手砸的。」知縣假作聲勢，要打要夾。薛蟠一口咬定。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，據實報來。仵作稟報說：「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，惟額門有磁器傷，長一寸七分，深五分，皮開，額門骨脆，裂破三分。實係磕碰傷。」

知縣查對屍格相符，早知書吏改輕，也不駁詰，胡亂便叫畫供。張王氏哭喊道：「青天老爺！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，怎麼今日都沒有了？」知縣道：「這婦人胡說！現有屍格，你不知道麼？」叫屍叔張二，便問道：「你姪兒身死，你知道有幾處傷？」張二忙供道：「腦袋上一傷。」知縣道：「可又來！」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，並叫地保、屍叔指明與他瞧：現有屍場親押、證見，俱供並未打架，不為鬥毆，只依誤傷吩咐畫供，將薛蟠監禁候詳，餘令原保領出退堂。張王氏哭著亂嚷，知縣叫眾衙役攆他出去。張二也勸張王氏道：「實在誤傷，怎麼賴人？現在大老爺斷明，別再胡鬧了。」

薛蝌在外打聽明白，心內喜歡，便差人回家送信，等批詳回來，便好打點贖罪，且住著等信。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：「有個貴妃薨了，皇上輟朝三日。」這裡離陵寢不遠，知縣辦差墊道，一時料著不得閒，住在這裡無益，不如到監，告訴哥哥：「安心等著，我回家去，過幾日再來。」薛蟠也怕母親痛苦，帶信說：「我無事，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，便可回家了。只是別心疼銀子。」

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，一徑回家，見了薛姨媽，陳說知縣怎樣徇情，怎樣審斷，終定了誤傷，「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，一准贖罪，便沒事了。」薛姨媽聽說，暫且放心，說：「正盼你來家中照應。賈府裡本該謝去，況且周貴妃薨了，他們天天進去，家裡空落落的。我想著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，作伴兒，只是僑們家又沒人，你這來的正好。」薛蝌道：「我在外頭，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，這麼纔趕回來的。我們娘娘好好兒的，怎麼就死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上年原病過一次，也就好了。這回又沒聽見娘娘有什麼病，只聞那府裡頭幾天，老太太不大受用，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，眾人都都不放心。直至打聽起來，又沒有什麼事。到了大前兒晚上，老太太親口說是『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？』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，總不信。老太太又說：『你們不信，元妃還和我說是：『榮華盡壽，須要退步抽身。』』眾人都說：『誰不想到，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。』所以也不當件事。恰好第二天早起，裡頭吵嚷出來說：『娘娘病重，宜各誥命進去請安。』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，趕著進去。他們還沒有出來，我們

家裡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。你想外頭的訛言，家裡的疑心，恰碰在一處，可奇不奇？」

寶釵道：「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，便在家裡的，一聽見『娘娘』兩個字，也就都忙了，過後纔明白。這兩天，那府裡這些丫頭婆子來說，他們早知道不是僭們家的娘娘。我說：『你們那裡拿得定呢？』他說道：『前幾年正月，外省薦了一個算命的，說是很準的。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丫頭們八字裡頭，送出去叫他推算，他獨說：『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；不然，真是個貴人，也不能在這府中。』老爺和眾人說：『不管他錯不錯，照八字算去。』那先生便說：『甲申年正月丙寅，這四個字內，有『傷官敗財』。惟『申』字內有『正官祿馬』，這就是家裡養不住的，也不見什麼好。這日子是乙卯。初春木旺，雖是『比肩』，那裡知道愈比愈好，就像那個好木料，愈經斲削，纔成大器。』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為貴，什麼巳中『正官祿馬』獨旺：這叫作『飛天祿馬格』。又說什麼：『日逢專祿，貴重的很。天月二德坐本命，貴受椒房之寵。這位姑娘，若是時辰準了，定是一位主子娘娘。』——這不是算準了麼？我們還記得說：『可惜榮華不久；只怕遇著寅年卯月，這就是比而又比，劫而又劫，譬如好木，太要做玲瓏剔透，本質就不堅了。』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，只管瞎忙。我纔想起來，告訴我們大奶奶，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？」

寶釵尚未述完這話，薛蝌急道：「且別管人家的事！既有這個神仙算命的，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，遭這麼橫禍？快開八字兒，我給他算去，看有妨礙麼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是外省來的，不知今年在京不在了。」說著，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。到了那裡，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著，便問道：「大爺的事，怎麼樣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等詳了上司纔定，看來也到不了死罪。」這纔大家放心。探春便道：「昨晚太太想著說：『上回家裡有事，全仗姨太太照應；如今自己有事，也難提了。』心裡只是不放心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在家裡，也是難過。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，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，家裡你姐姐一個人，中什麼用？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，所以不能脫身過來。目今那裡知縣也正為預備周貴妃的差使，不得了結案件，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，我纔得過來看看。」李紈便道：「請姨太太這裡住幾天更好。」薛姨媽點頭道：「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，就只你寶妹冷靜些。」惜春道：「姨媽要惦著，為什麼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？」薛姨媽笑著說道：「使不得。」惜春道：「怎麼使不得？他先怎麼住著來呢？」李紈道：「你不懂的。人家家裡如今有事，怎麼來呢？」惜春也信以為實，不便再問。

正說著，賈母等回來，見了薛姨媽，也顧不得問好，便問薛蝌的事。薛姨媽細述了一遍。寶玉在旁聽見什麼蔣玉函一段，當著人不問，心裡打量是他：「既回了京，怎麼不來瞧我？……」又見寶釵也不過來，不知是怎麼個原故，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。恰好黛玉也來請安，寶玉稍覺心裡喜歡，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，同著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。大家散了，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。

寶玉回到自己房中，換了衣裳，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，便向襲人道：「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，還有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我攔著呢，問他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白問問。」襲人道：「你沒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賬人，所以鬧到人命關天？你還提那些做什麼？有這樣白操心，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，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擱開了也好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並不鬧什麼，偶然想起，有也罷，沒也罷。我白問一聲，你們就有這些話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並不是我多話。一個人知書達禮，就該往上巴結纔是。就是心愛的人來了，也叫他瞧著喜歡尊敬啊。」寶玉被襲人一提，便說：「了不得！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，看見人多，沒有和妹妹說話，他也不理我。散的時候，他先走了。此時必在屋裡，我去就來。」說著就走。襲人道：「快些回來罷。這都是我提頭兒，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。」

寶玉也不答言，低著頭，一徑走到瀟湘館來，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。寶玉走到跟前，笑說道：「妹妹早回來了？」黛玉也笑道：「你不理我，我還在那裡做什麼？」寶玉一面笑說：「他們人多說話，我插不下嘴去，所以沒有和你說話。」一面瞧著黛玉看的那本書，書上的字一個也不認得。有的像「芍」字；有的像「茫」字；也有一個「大」字旁邊，「九」字加上一勾，中間又添個「五」字；也有上頭「五」字「六」字又添一個「木」字，底下又是一個「五」字。看著又奇怪，又納悶，便說：「妹妹近日越發進進了，看起天書來了！」黛玉嗤的一聲笑道：「好個念書的人！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。」寶玉道：「琴譜怎麼不知道？為什麼上頭的字，一個也不認得？妹妹，你認得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不認得，瞧他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信，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。我們書房裡掛著好幾張，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，叫做什麼嵇好古，老爺煩他撫了一曲。他取下琴來，說都使不得，還說：『老先生若高興，改日攜琴來請教。』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，他便不來了。怎麼你有本事藏著？」黛玉道：「我何嘗真會呢？前日身上略覺舒服，在大書架上翻書，看有一套琴譜，甚有雅趣，上頭講的琴理甚通，手法說的也明白，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。我在揚州，也聽得講究過，也會學過，只是不弄了，就沒有了。這果真是『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』。前日看這幾篇，沒有曲文，只有操名，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著，纔有意思。究竟怎麼彈的好，實在也難。書上說的：師曠鼓琴，能來風雷龍鳳。孔聖人尚學琴於師曠，一操便知其為文王。高山流水，得遇知音……」說到這裡，眼皮兒微微一動，慢慢的低下頭去。

寶玉正聽得高興，便道：「好妹妹，你纔說的實在有趣！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，都不認得，你教我幾個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不用教的，一說便可以知道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是個糊塗人，得教我那個『大』字加一勾，中間一個『五』字的。」黛玉笑道：這『大』字『九』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『九徽』，這一勾加『五』字是右手鉤『五弦』，並不是一個字，乃是一聲，是極容易的。還有吟、揉、綽、注、撞、走、飛、推等法，是講究手法的。」

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：「好妹妹，你既明琴理，我們何不學起來？」黛玉道：「琴者，禁也。古人制下，原以治身，涵養性情，抑其淫蕩，去其奢侈。若要撫琴，必擇靜室高齋，或在層樓的上頭，或在林石的裡面，或是山巔上，或是水涯上。再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，風清月朗，焚香靜坐，心不外想，氣血和平，纔能與神合靈，與道合妙。所以古人說：『知音難遇。』若無知音，寧可獨對著那清風明月，蒼松怪石，野猿老鶴，撫弄一番，以奇興趣，方為不負了這琴。還有一層，又要指法好，取音好。若必要撫琴，先須衣冠整齊，或鶴氅，或深衣，要如古人的儀表，那纔能稱聖人之器。然後盥了手，焚上香，方纔將身就在榻邊，把琴放在案上，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，對著自己的當心，兩手方從容抬起：這纔心身俱正。還要知道輕重疾徐，卷舒自若，體態尊重方好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學著玩，若這麼講究起來，那就難了。」

兩個人正說著，只見紫鵲進來，看見寶玉，笑說道：「寶二爺，今日這樣高興！」寶玉笑道：「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，所以越聽越愛聽。」紫鵲道：「不是這個高興，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。」寶玉道：「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，我怕鬧的他煩，再者，我又上學，因此，顯著就疏遠了似的。」紫鵲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姑娘也是纔好。二爺既這麼說，坐坐，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，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可是我只顧愛聽，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說這些倒也開心，也沒有什麼勞神的。只是怕我只管說，你只管不懂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。」說著，便站起來，道：「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。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，叫他們都學起來，讓我聽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也太受用了。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，你不懂，可不是對——」黛玉說到那裡，想起心上的事，便縮住口，不肯往下說了。

寶玉便笑著道：「只要你們能彈，我便愛聽，也不管『牛』不『牛』的了。」黛玉紅了臉一笑，紫鵲雪雁也都笑了。於是走出門來。只見秋紋帶著小丫頭，捧著一小盆蘭花來，說：「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，因裡頭有事，沒有空兒玩他，叫給二爺一盆，林姑娘一盆。」黛玉看時，卻有幾枝雙朵兒的，心中忽然一動，也不知是喜是悲，便呆呆的默看。那寶玉此時卻一心只在琴上，便說：「妹妹有了蘭花，就可以做《猗蘭操》了。」黛玉聽了，心裡反不舒服。回到房中，看著花，想到：「草木當春，花鮮葉茂，想我年紀尚小，便像三秋蒲柳。若是果能隨願，或者漸漸的好來；不然，只恐似那花柳殘春，怎禁得風催雨送！」想到那裡，不禁又滴下淚來。紫鵲在旁，看見這般光景，卻想不出原故來：「方纔寶玉在這裡，那麼高興；如今好好的看花，怎麼又傷起心來？」正愁著沒法兒勸解，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。

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